

达州的主城区 过去是老达县辖区。当年那些青瓦屋檐下的临街小吃,至今想起来仍让人记忆深刻、馋涎欲滴。

距达州宾馆不远处,有一家川北凉粉店,只有一间门面,老板姓尹,全场锣鼓一人打,身兼数职唱独角戏。这家凉粉店最大的亮点就是佐料品种多,红油辣椒、姜蒜汁、葱花、花生碎、香菜等摆了满满一桌。我那天路过凉粉店时恰好是午饭时间,便信步踱进去对老板说,来一碗凉粉,多放点辣椒。老板边放佐料边说,小伙子,我们店的辣椒辣得很哟。我说,四川人怕啥辣嘛,没事。老板听说后,又舀了一勺辣椒油倒在凉粉碗里给我端来。岂料,我刚吃几口,喉咙便像被火烫般难受,额头上的汗水如黄豆般大直往下掉。走进凉粉店时,我便看见店门口有一长桌摆着一排一分钱一杯的凉白开。不知喝了好多杯凉白开才稍感好受点。

当年,在翠屏路与东街的转角处,有一家麻辣面馆,经营者是两个中年妇女,一人在厨房煮面挑面,一人在外堂端面收碗抹桌子,生意就好得不得了。面既辣又麻,是那种口腔可接受且感觉很爽的味道,特别是那碗满是葱花的活汤,喝起来满口都是鲜香味。

如今,达州城区到处都有卖包子的,鲜肉的酱肉的咸菜的,大包小笼包啥都有,我觉得味道都比不上当年马蹄街口那家店的酱肉包子。包子酱香浓郁,特别难得的是,蒸熟的包子,葱子一点没变色,咬上一口,满口都是浓郁的酱葱香味。我每次路过,都会买几个拎回



老达县的味觉记忆

□李从军

家,特别是端午节那天,得一大早就去,去晚了就没有。

院棚街往里走,尽头是一小块露天坝,在油桶制作的火炉上,有一口大铁锅正炸着酥饼。买饼者都是老顾客,轻车熟路直奔目的地。酥饼现炸现卖,还有点烫手的酥饼刚入口,一股焦脆且甜甜的味道立马溢满口腔。后来听食友说,炸酥饼的老板金盆洗手了,因为人们的饮食习惯已发生变化,对油炸食品特别是猪油炸的酥饼已不感兴趣。然而,我却仍然惦念着那一口美食。

当年,西门上卖的煎包和富油包子也很有特色。煎包即锅贴小包,将做好的小包铺在抹了菜油的平底锅上,加少许水,加盖小火煨,待水汽全干且小包底部呈焦黄状即可出锅。趁热咬上一口,焦脆感鲜香味便在舌齿蔓延。富油包子,就是猪油和白糖、芝麻作馅的糖包子,老达县人过去常说,把你慌了,把你忙了,富油包子走了糖了!就是说的富油包子。吃这种包子,可得悠着点,刚出笼的包子,那猪油馅有点烫。不然,就会应了那句老话,油汤不出气,烫死笨女婿。

清水醪糟,一勺醪糟加清水烧开,再放点白糖即成,加小汤圆则叫醪糟汤圆,加鸡蛋则叫醪糟鸡蛋。有一年国庆节,中午伙食团加餐,油大吃多了,刚上街便感到口渴难耐,往日卖凉白开的已关门,可能是上街看热闹去了,那些年也没有矿泉水卖,正当我感到口腔要冒火之际,忽然发现了一家卖清水醪糟的,我立马要了两碗,刚喝了一口,便感觉一股甘甜可口的乳汁从口腔一直滋润到心窝!就像一个在沙漠跋涉断水多日的旅人,眼前突然出现一汪清水,那绝对是喜不自胜。

油炸羹,用铁勺舀满米浆,加上炒好的萝卜丝或煮好的豌豆放进油锅炸,呈金黄色捞出,咬上一口,香脆四溢。

红糖锅盔,刚出炉时趁热吃,红糖呈糖汁状,稍不注意就会粘手。过去炸面筋团的旁边都摆有几张桌子,还有一口锅熬着酸辣汤,待炸好的面筋团起锅,在菜板上分为四,放进一碗酸辣汤中,加上葱花味精泡着吃,味道巴适得很。如今,街头巷尾再难觅油炸羹、红糖锅盔及酸辣汤的踪迹。

当年,老达县美味小吃,出门就能吃到,且十分便宜,满满的市井烟火气。它们的消失,是一个渐进的过程,是诸多因素叠加的结果。比如不断攀升的门市租金,还有消费观念的转变,以及城市变大了,车多了,路宽了,往昔的街头巷尾已变成繁华的商圈,那些小摊贩自然就得退场了。我十几岁便到达县工作生活,老达县的味觉记忆是我的浓浓乡愁。

“高笋塘”一名冠三城

□向伦友

上周末,我到涪陵陪儿子考试,晚上住酒店问老板,涪陵哪里有美食?老板毫不含糊地说高笋塘美食城,打车五分钟就到,那是美食天堂。

高笋塘?我惊愕,涪陵也有高笋塘?对呀!让我这个万州人非常吃惊,万州的高笋塘是万州的城市地标,到了万州,不到高笋塘就等于没来过万州。

怎么涪陵也有万州同样的地名?我怀着好奇心在手机上一搜,不搜不知道,一搜吓一跳,高笋塘不止涪陵有,成都居然也有。

万州的高笋塘,起名于北宋皇佑六年(公元1054年),南浦太守鲁有开主持修建鲁池,占地约百亩,池内种莲,四周建有六座凉亭,成为当时万州的景观胜地。北宋建中靖国元年(公元1101年),黄庭坚游历此地,写下《西山题记》,赞美鲁池美景:西山者盖郡西,渡大壑,稍陟山半,水泉潏为大湖,亭榭环之。这里的大湖,就是指高笋塘。因为有黄庭坚的题词,万州高笋塘声名远扬,是历代文人

墨客聚集在鲁池,一起饮酒吟诗的好去处。

到了近代,高笋塘成了万州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。军阀混战时期,杨森在高笋塘的李家花园修建杨公馆,朱德、刘伯承曾在这里协助杨森北伐。抗战时期,这里成了下川东抗日指挥所。新中国成立后,这里是万县地区行政公署的所在地。这期间,高笋塘一直以水塘的形式存在。到20世纪60年代,高笋塘由水塘改为饮水池,成了万县下半城的饮水池。20世纪70年代有了自来水后,饮水池又成了荷花观赏池塘。

到2000年,高笋塘填塘改造,打造成万州最繁华的商业街。

涪陵的高笋塘,据史料记载和民间传说,在明清时期,这里住着一户周姓人家,其后人考上进士,有高升之意。周家人也开凿了一口水塘,种植高笋,因此叫作高笋塘,有升迁的良好愿望。

历史都有相似之处,在护国战争时期,刘伯承从万州出发,到涪陵路过高笋塘,最后在距城百里的

大顺乡举行起义。

三峡工程上马,库区城市变迁,涪陵的高笋塘被打成涪陵的城市地标,曾经的水塘也没有了,填平后成了涪陵的商业经济圈。

2005年起,高笋塘开始大规模改造。2012年,泽胜双子塔建成,成为高笋塘百亿商圈的新地标,取代了此前的锦绣大酒店,也见证了涪陵商业的快速发展。近年来,高笋塘不仅保留了传统商业功能,还形成了集购物、餐饮、娱乐、办公于一体的综合性商圈。

作为涪陵的商业中心,高笋塘见证了涪陵从传统工业城市向现代化都市的转型,是涪陵地域文化的重要象征。

成都高笋塘,我虽然没有去过,但是从史料记载、图片、视频观看,也犹如身临其境。成都高笋塘较涪陵、万州的高笋塘更早,历史可追溯到唐朝。唐朝至德年间,有一户崔姓人家,祖籍陕西,勤劳本分,对邻里友善。崔家夫妇有一个独子,名叫崔沔,自幼孝顺。崔沔七岁那年,其父亲去世,其母亲因悲伤过度得了眼疾。崔沔变卖家产,遍请名医,为母亲治疗。然而,其母亲的眼疾太重,医治无效,双目失明。母亲成为盲人后,十三岁的崔沔就担起家庭的重担,每日奉

养母亲,至诚至敬,且不忘勤奋攻读。后来,崔沔中举,在朝廷为官,但他一如既往地孝敬母亲,母亲喜欢吃高笋,他就开挖水塘种植高笋。

因此,成都高笋塘有孝顺之意,是孝文化的象征,是崔沔高升的起源地,也有高升之意。汉代文人司马相如也是从与成都高笋塘百米之临的驷马桥出发的,有这两位名人的发迹,成都高笋塘奠定了其文化底蕴。

大革命时期,刘伯承曾在成都养伤到过高笋塘。1949年解放大西南,刘伯承率领部队进入成都,再次路过高笋塘。因此,刘伯承是唯一到过三地高笋塘的元帅。

如今,高笋塘是成都北门的繁华商圈、购物天堂和交通枢纽。

高笋塘在不同的城市却承载着相同的使命,水塘成为历史,高笋成为记忆,但因高笋得名的地名却成为永恒。

曾经的城郊,如今的主城,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。曾经的水塘,今天的商圈、城市地标,走在这里,无论在成都、涪陵还是万州,都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。

高笋塘,一个名震川渝三地的豪横地名,殊途同归,引领着城市的腾飞。